

**黑暗启蒙宇宙（一）：普京的崛起**

【阿根廷】海豚编写组（编著）

时代的风谲云诡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对于弗拉基米尔·普京来说，他本来只想做一个普通的投机客、在实现财富自由后便全身而退。但时代的波涛将他推上了风口浪尖，阴差阳错之下，他不仅当了二十余年的独裁者，成为了这个星球上最有权力的人之一；未来还将成为历史教科书上的知名人物，是他开启了21世纪的混乱年代。当今天的普京骑虎难下、进退失据、谁也无法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时，不知是否会想起曾经自己那个简单的愿望。

弗拉基米尔·普京，列宁格勒国立大学1970级法学系国际法学专业学生，1978年加入克格勃工作，1980年被派往东德。从公开资料来看，普京只是一个驻扎在德累斯顿的普通情报分析人员而已。但事情恐怕并没有那么简单，普京的真实工作应该是利用东德这样一个面向西方世界的窗口，为苏联统治阶层走私采购西方奢侈品，并参与情报机构的洗钱活动，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谈。总之，普京在东德的工作为他日后的政治资本掘取了第一桶金。

1990年两德统一，史塔西在东德的残酷统治土崩瓦解，普京作为克格勃派驻东德的特工也仓皇逃回国内。知名美国政治学者卡普兰在他的《地缘政治三部曲》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几个月后，随着1990年的到来，这一年见证了政治人物安吉拉·默克尔的诞生，普京带着他的两个女儿乘坐一辆二手特拉班特汽车从德累斯顿逃离，并携带了一台20年前的二手洗衣机。他痛心地说，苏联人干脆把东西都扔了就走。”这台洗衣机是德国邻居送给普京的，后来在普京家又用了5年。此时不光东欧，整个苏联帝国都处于风雨飘摇的边缘，普京回国后的新工作是前往母校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监视知名反对派索布恰克。

在苏联帝国崩溃的前夜，社会各阶层都预感到了动荡的来临，而有些人将动荡视作机遇，索布恰克就是这样的风云人物。用菟友的话来说，叶利钦、索布恰克就是苏联公知、苏联推Q党、价值五十万卢布的反贼。索布恰克是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知名教授，仪表堂堂，擅长演讲，簇拥众多，是苏联末期最知名的反对派之一，而索布恰克以个人身份成功竞选苏维埃代表也被视为苏联民主化的标志事件。这样的人当然被克格勃视为眼中钉，需要派遣特工对其进行监视。

普京毕业于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比较熟悉情况，让他去做这个工作再合适不过，于是普京以读博为理由重回校园，来到索布恰克身边。但普京与索布恰克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两人其实早在70年代初普京本科时期便结识了，当时的索布恰克只是刚刚当上助理教授的青年教师，参与指导了普京完成其毕业论文《论国际法中的最惠国原则》。1990年代初的苏联局势动荡，克格勃已经没有办法为普京提供任务津贴，所以面对昔日恩师，普京这个投机客果断选择了反水，投奔索布恰克帮。

在这一时期，除了索布恰克外，普京结识了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索布恰克的嫡传学生、得力助手、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学生领袖梅德韦杰夫，两人迅速交好并成为索布恰克的左膀右臂；另一个是俄罗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他当时是列宁格勒经济工程学院副教授，也是自由化精英小圈子里的风云人物之一，两人也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1991年底，苏联终于崩溃，列宁格勒在三个月前已经改回原名圣彼得堡，各路势力都等到了机会来临的那一天。叶利钦作为苏联解体的最大功臣之一，成功当选俄罗斯总统；而索布恰克也成功在自己的龙兴之地起势，当选俄国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市长。普京首先成为国际事务顾问，这意味着其正式加入索布恰克帮（圣彼得堡帮），随后更是担任圣彼得堡副市长一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普京暴露了自己曾经从事过走私洗钱工作这一事实。

在这一时期，一家神秘的企业在圣彼得堡成立，这家名为圣彼得堡房地产控股公司（St. Petersburg Real Estate Holding Company，以下简称SPAG）的企业表面上是一家在德国上市、主打圣彼得堡周围湖区豪宅的房产中介代理公司，但实际上是一个洗钱白手套，而普京长期担任这家企业的董事，直到当选总统后才退出。但这也只是表面上中断了联系而已，实际上，SPAG的股东大都为索布恰克帮的重要成员，如董事之一、伏尔加德意志人Herman Gref，从90年代以来便长期担任普京顾问，现在担任俄罗斯最大的金融机构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Sberbank）的负责人。而这家企业的董事长兼联合创始人，Rudolf Ritter，是时任（1993-2001年期间）列支敦士登经济部长、后期还当上了列支敦士登内阁首相的Michael Ritter的兄弟。列支敦士登是欧洲知名的洗钱中心，同时也是欧洲极右翼君主主义思想的策源地，其首脑汉斯·亚当二世是欧洲唯一的实权君主。也是因为这一层关系，德国联邦情报局（BND）一直怀疑SPAG与列支敦士登的洗钱团伙联系密切。普京不仅可以身居索布恰克帮高位，还能在白手套洗钱公司高层混得如鱼得水，这跟普京的早年经历不无关系。

但好景不长，索布恰克本人耽于形形色色的社交事务，索布恰克政府的内政能力又非常有限，无法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在竞选时期，索布恰克曾承诺将圣彼得堡打造成未来的国际旅游中心，并为圣彼得堡确立俄罗斯科技文化中心地位，让其成为北方明珠，但几年过去，这个承诺如同镜花水月一般。索布恰克执政下的圣彼得堡基础衰落严重，城市一半居民住在赫鲁晓夫楼里，近半市政财政预算要用于支付工人退休金；索布恰克本人从来不出现在国有企业和施工工地，也不与“下贱的”工人接触，一年中甚至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根本不在圣彼得堡；但他却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出国访问的机会，跟西方上流社会打得火热，欧洲贵族、美国政客、名流模特、知名演员们才是他的座上宾。结果可想而知，到了1996年，在他第一个市长任期结束时，支持率已经暴跌至20%以下了。

1996年，圣彼得堡市长竞选，索布恰克惨败，次年，叶利钦打算落井下石、对索布恰克展开刑事调查。一时间，索布恰克帮树倒猢狲散，普京也不例外，在日后的一次电视采访中，普京曾自嘲，自己当时已经做好去当出租车司机的打算。当然，这只是自嘲而已，因为时任总统办公厅主任丘拜斯向他伸出橄榄枝，邀请他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随后普京便升任总统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成功改换门庭，从索布恰克帮跳转到叶利钦帮。

随后，普京开启了一段政治上顺风顺水的时期，深得叶利钦信任。在1997年，普京依次成为总统办公厅总务局副局长、总统办公厅监察总局局长；1998年，普京接任联邦安全会议秘书、担任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并最终被任命为俄联邦安全委员会（FSB）主席，重回克格勃老东家执掌大局。普京一个半路出家的前政敌手下，为何如此深得叶利钦信任，除了普京好友丘拜斯引荐的原因，坊间一直还有一种武侠小说式的说法，称索布恰克失势后内忧外困，突发心梗，已经身为叶利钦幕僚的普京仗义出手，动用私人关系包下一架飞机把恩师索布恰克违规送去芬兰避难治疗，这种忠诚打动了叶利钦云云。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叶利钦本人就是这样说的。在叶利钦的回忆录中，有如下记载：“他不喜欢兴师动众。他总是比别人更加迅速、敏锐地察觉事态的危险性，并及时提醒我注意。当我知道普京已将索布恰克护送出国后，我的心情很复杂。普京不仅仅是在拿自己冒险，从另一方面也使人对他的人品更加肃然起敬。当我意识到必须让普里马科夫解职时，我一直痛苦地思考：谁支持我？谁真正站在我的背后?在某个时候我明白了，是普京。”

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普京如此深得叶利钦信任并重用，有以下两个原因。众所周知，俄罗斯长期被称为寡头政治的体制本质上是一种黑帮政治，各个政治集团间的组织结构、人际关系、利益来源、运作模式与黑帮如出一辙，甚至由于过于黑帮化，寡头们始终无法占据需要大量外来人才的制造业等产业，只能掌握简单的初级产品行业、矿业和能源行业。黑帮的一个特点是，由于其性质和组织结构决定，黑帮无法通过引入现代化的成员招募方式来实现大规模扩张，只能通过私人关系去维持一个小圈子。综上所述，叶利钦招募普京的第一个原因是，普京与欧洲洗钱团伙关系密切，轻车熟路，就像他可以身居SPAG高位那样，他也可以帮叶利钦帮洗钱；第二个原因是，普京出身于克格勃，具有情报部门背景，叶利钦帮里缺乏一个熟悉情报部门的人士，这也是为什么普京很快便被派遣去负责FSB工作。

此后，普京进一步被叶利钦重用，先是让他担任政府总理、代总统，随后让他去接替自己参选俄罗斯总统。在90年代末，叶利钦其实有过很多接班人人选，比如丘拜斯、盖达尔、涅姆佐夫等；此外，在叶利钦帮势力范围外，也有着普里马科夫、卢日科夫等有力竞争者。为了成功把普京送上总统宝座，叶利钦不惜提前辞职，将总统大选日期提前了三个月，最终得偿如愿。但这对于叶利钦帮来说可能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普京在上台后借助情报部门的力量，开始清洗叶利钦帮势力，圣彼得堡帮残部就此登堂入室，试图并最终夺舍叶利钦帮。

当选之初的普京应该并没有长期当下去的想法，他曾说过一句名言：“谁当了超过七年的总统，肯定会发疯。”但随着普京势力的稳固与圣彼得堡帮的登堂入室，普京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在2008年，随着任期的结束，他推举自己的好友梅德韦杰夫参选总统并成功，然后由自己担任总理，开启了普梅二人转的时代。在这一时期的普京已经不满足于稳固势力，圣彼得堡帮开始主动出击其他黑帮集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谢尔久科夫改革。

谢尔久科夫算是普京的师弟，他曾在90年代前往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原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就读，在此期间碰上了改变自己一生轨迹的机遇——认识了索布恰克帮重要成员、时任圣彼得堡税务局长祖布科夫的独生女尤利娅，两人相识相爱，最终于2000年结婚。在普京重新得势后，祖布科夫开始掌管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成为能源寡头，仕途一路平步青云，并于2007年出任俄罗斯总理。抱着这样一条粗壮的大腿，谢尔久科夫的仕途当然也顺风顺水，长期在税务稽查部门工作，并于2008年出任梅德韦杰夫政府国防部长。而他上任后最重要的举动，便是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谢尔久科夫改革的最大特点就是精简结构，也就是裁员。在他的改革思路中，苏联帝国留存下来的庞大军队结构与大规模军事动员系统是没必要的，完全可以被核保护伞所取代，那么既然如此，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架子巨大的装甲师、集团军都是不必要的，可以裁减为实用的旅级战斗群（即师改旅），使俄军全面向局部战争、干涉战争转型，全员合成化、职业化、快反化，这一改革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从苏联时期延续至今的庞大的军功阶层。在梅德韦杰夫的支持下，谢尔久科夫将俄罗斯六大军区砍为四大军区；将65所军事院校裁减缩编为十大综合性军事院校；全面推行师改旅并裁减所有师级编制；对所有不满员部队的冗官冗员进行裁减，辞退20万名军官，其中光是少校级别军官就高达7万名，占原有数量的70%；这些举动都在沉重地打击军功阶层。除此之外，谢尔久科夫还对军工复合体下手，不仅要求本国军事企业提高质量、降低价格；还故意将军事订单送予外国，高调与法国政府进行军售谈判，签订价值12亿欧元巨款的四艘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军售协议，并公开宣称“俄军要有最好的武器，在哪生产不重要”挑衅。以上行为沉重打击了俄国的军功阶层与军工复合体这些旱涝保收的群体的利益，通俗地说就是砸了其他黑帮的场子，理所当然会受到最强烈的反弹。

早在西北风级军售订单签署期间，俄军工委员会副主席便直接开骂，说协议“荒诞可笑”，而且严重损害本国造船工业（实际上俄国早已失去这种能力了）。在军改过程中，梅德韦杰夫为配合改革对军方进行了疯狂清洗，不断开除高级将领、情报系统高层与国企负责人，这些行为遭致了严重的后果。最终，2011年下半年，在圣彼得堡帮三号人物、负责石油买卖的“灰衣主教”谢钦的带领下，军功阶层与情报系统开始向梅德韦杰夫发难。他们找到的理由应该是利比亚内战，在这一时期，由于梅德韦杰夫在联合国安理会同意西方国家在利比亚设置禁飞区，利比亚反政府武装势如破竹，推翻了卡扎菲政府，并导致卡扎菲这一重要盟友最终死亡。军功阶层与情报部门认为，梅德韦杰夫亲西方的轻率举动损害了俄罗斯国家利益，以此为由进行逼宫。

这次逼宫的结果以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妥协而告终。普京开始在政府内部唱红脸，宣称安理会决议做出时自己正在繁忙的公务飞行中，根本没时间看相关材料，也不知情。俄罗斯最大媒体之一《生意人报》更是绘声绘色地报道了这样一幅宫廷场景：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私下里发生了激烈争吵，普京强硬地表示，西方世界对利比亚的战争让他想起了十字军东征。当然这些都是烟雾弹，普京的真实目的应该是尽可能地将自己切割出去，并由自己再次亲自掌权，以平息其他政治力量对梅德韦杰夫的不满。而现实也是如此，2012年，普京重新参选总统，并顺利当选，任命梅德韦杰夫为总理。与此同时，俄罗斯政府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人事变动，谢尔久科夫以贪腐为名被解除职务，投入监狱，另外支持军改的俄军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国防部其他两位副部长也被一起免职。

当然，对于军功阶层来说，这依然是不够的。军功阶层最大的恐惧在于俄罗斯失去大国地位。俄罗斯一旦失去大国列强地位，沦为平庸的次强甚至二流国家，无法成为多极化的一极，那么这群类似过去军事贵族的军功阶层将彻底失去用处。另一方面，对于军工复合体而言，军事订单是他们的盈利来源，倘若能主动引发西方世界的制裁，避免了来自西方军事企业的竞争，对他们而言反倒是有利的。此外，对于疯狂的皇俄群体而言（主要围绕在普里马科夫家族周围的一群人），回到维也纳秩序，拿回帝俄势力范围，重振帝俄荣光才是他们的追求。以上三个群体的目标指向了同一条路径，那就是战争，而这正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夺取克里米亚的根本原因。

以上是波萨达斯黑暗启蒙宇宙第一集，本集内容梳理了普京起势的全过程，分析了俄罗斯国家战略转型的原因，并为读者一窥俄国政治生态提供了窗口。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海豚编写组将继续为大家展示黑暗启蒙宇宙的风貌，大家敬请期待。